

紅樓二尤

劇本

孔另境編

正言文藝叢刊

VI

正言出版社



版權
不准
翻印
所有

紅樓二尤（戲劇）

孔另境編

實價金圓券七角正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

發行者

正言出版社

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電話九四九一五

印刷者

中和印刷廠

前記

我看紅樓夢還是在讀中學時代，當時被這小說着迷得不得了。所謂「着迷」，只不過對它的故事而言，這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就是並不瞭然的。等到我重讀紅樓夢，也在十五年以前，那時似乎很激賞作者的藝術成就了，我會把它做過一點分析的工夫，在分析的當兒，我特別提出幾個認為寫得成功的人物，其中尤三姐就是一個。我覺得作者寫尤三姐，寫得非常突出，雖不過短短的幾段，可是寫她那副剛烈的性格，風流的姿態，真是活躍在眼前一般。我那時很想把她寫成一篇小說，也為它寫過大綱，也許還寫過幾段本文，可是終限於才力，沒有把牠寫完就擱下了。它似乎很同情尤三姐那股烈性，這是古中國女性最高貴的表現。她是一位封建時代下

的女性，但是她却有勇氣提出自己的心願，而且堅持這個心願，一直要到證明這心願永不能達到時，她纔勇敢地自殺了。

小說雖沒有寫成，可是這願望永遠蘊積在心坎裏。後來有一家書坊要出舊小說的潔本，我就擔任了紅樓夢的刪改工作，這工作使我不能不重新溫讀，一遍又一遍地仔細咀嚼起來，因而我獲得了許多新的發見，其中之一就是關於「二尤」的故事。「二尤」的性格截然不同，三姐精明強幹，二姐溫柔寡斷，雖然結果兩人同樣以悲劇下場，可是死的價值究竟是不同的。我那時就想從強調這性格着手，把牠獨立寫成一篇東西。這觀念的孕育，一直要到三年以前，我開始學習寫劇本，認為倘能把這故事寫成劇本，未始不是一篇好題材。等到我連續寫出五六種不成品的劇本以後，我開始整理起這部分材料來了，那時上海的京劇正演着「紅樓二尤」，我去看了一次，打算從京戲裏發現些什麼，結果却是一個失望。於是我開始不管好歹的動起手來，人物確定了，故事也綴成了，幕表也佈置好，當我開始着手寫的時候，又

發生了一種新的見解，我不但要強調這「二尤」的個性，而並還得強調她倆的思想：二姐是慕虛榮，貪安逸，不知感情生活的一個典型；三姐却不同，她年紀雖比二姐小，可是見識却比二姐高，她懂得人情世故，她洞悉她們周圍的是些甚麼人，她懂得感情，她要為自己的心願生活着，她堅毅地要達到她的理想，不顧慮生活，也不顧慮地位，她是封建時代的反抗女性的典型。因為有這兩者的對比，所以我把故事的重點就安放在她們對於選擇對象的分歧上。柳湘蓮曾經愛過二姐，但不被二姐所接受，因為她瞧不起柳郎的窮光蛋，她願意嫁給賈府的大少爺賈璉作二房；可是三姐其實對柳郎早有好感，祇因知道他在追求二姐，所以不便流露她心中的秘密，後來二姐嫁給了賈璉，柳郎失望而去以後，她纔表示願意嫁給柳郎，而且除了柳郎不嫁任何人。可是世事原不能如理想之美滿，她雖一心於柳郎，柳郎却因嫌她是二姐的妹妹，他怨恨二姐的無情，自然他也不願意接受這個舊情人的小姨了。三姐既見她的理想不能達到，又覺得柳郎之不接受完全因為柳郎把她和二姐同樣的看

待，羞而又忿，毅然自殺以明志。二姐既嫁賈璉，她唯一的希冀是安逸的生活，可是事實偏偏不能使她安逸，最初是唯恐賈璉的大婦鳳姐兒知道，後來既知道了，又受了鳳姐的誑騙，接進了賈府裏去住，她原想從此可見天日，安逸地生活起來了，不料鳳姐安着歹計，把她折磨得不能忍受，無奈，只得吞金以自殺。

當我決定了主題，決定了劇名「二尤篇」，而且寫好了一二兩幕的時候，聽見石華父先生也在寫「二尤」故事的劇本了，而且見到了演出的預告，我想既有人在寫了，雖不一定觀點相同，總不免有浪費筆墨之嫌，我因此就把進行中的寫作暫停起來，打算等石先生的劇本公演的時候，去看了以後再決定寫或不寫。但是石先生大作的演出也似乎經過相當曲折，演出的戲院是搬家了，從蘭心搬到了金都，公演的日期却遲遲未有決定。正在那時，我却遭逢了一個突發的變故，我被日本的憲兵隊捕去了，一住四十多天，等我被釋放出來以後，我赫然看見金都正在上演「紅樓二尤」的劇目，我高興得很，以為總可以有機會去領教一番了。不意沒有三兩天

吧，一不經意，金都的劇目突然換了。我那時身體有種種病患，我是被醫生勸告須要休養的，然而因此，却失去了一向等待的機會，我終不能獲得了「他山之石」的幫助。

現在，離出獄已經快半年了。河山重光，從前虐殺我的敵人，正在受着應得的報應，我再不會有任何的威脅了，可是我的心願却永遠地欠着——我自己既不能把這故事寫出來，我又見不到人家的成就，我感到彷彿欠着的債務一直賴着歸還似的沉重。

這次，我又下了一個決心，不管人家寫得比我好上十倍萬倍，我一定要繼續把這劇本寫牠完成，以償我十數年來的宿願。翻譯外國的作品不妨同時有多種的本子，我這小小舊故事的改裝，也無妨讓它多幾種形式吧。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紀念日

第一幕

登場人物

尤三姐

尤老娘

尤二姐

興兒

賈璉

隆兒

1
景

小花枝巷的賈璉新住宅。這是一間內廳。廳中陳設，雖非富麗，但亦潔淨有致。正面爲坐坑。右面爲明窗，窗外綠葉紅花，極富風趣。左面置紅木方桌及棹椅。牆上掛有字畫，其中一幅爲觀音像。幕啓時，尤三姐獨坐坑上，手執佛珠，口微吟動，似在唸佛，惟不聞聲。稍停，尤老娘上。

老娘：三因，你倒自在啦。

三姐：（停止唸佛，起立）媽。

老娘：三因，你這樣唸佛，有什麼用呢！

三姐：媽，爲什麼沒有用？

老娘：唸佛，是得一心嚮佛纔成！你現在爲他而唸佛，一心在惦記着他，這有什麼用！

三姐：我原不想討菩薩歡喜，我原不想成佛昇天，我是爲堅定自己的心眼兒，我是爲避免人家當咱們粉頭兒來欺侮，所以我的唸佛，壓根兒和普通人的唸佛不同！

老娘：（嚴重地）三因，你說話得當心點！誰把我們當粉頭兒來着？

三姐：哼，打量我瞧不出這兩個寶貨的存心！——

老娘：你是說你的兩個姐夫麼？這就是你的心眼兒太狹了，他們和你鬧着玩兒是有的，彼此是至親，這也算不了什麼，可是你說他們想欺侮你，那是你的看法就太過份了！

三姐：還說我過份？我纔不過份呢！就因為我們太老實了，太把他們當自己人了，所以他們纔敢欺侮我們！

老娘：可是你昨天這樣打發他們，太使他們難堪啦！

三姐：難堪？我就要給他們一點難堪，纔使他們知道不是每個女孩子都可以隨便欺侮的！

老娘：好了，我也不想和你多辯，可是我得告訴你：下次他們來的時候，你得對他們客氣一點！

三姐：現在我不是在唸佛吃齋了麼？以後他們也不好和我再說玩話，不說玩話，自然是客氣了。再說，他們也已經知道了我的心，我諒他們也不敢再起什麼歹念。

老娘：但願這樣纔好。彼此是至親，弄的面紅耳赤成什麼樣子呢。至於你的心事，我也不來阻擋你，這姓柳的，長相兒倒果然不差，可不知他的心地怎樣？

三姐：媽，他的心地我早有一點看出來的。

老娘：你怎麼會知道？

三姐：您老人家還看不出他對二姐很有意思麼？

老娘：我那裏會知道！

三姐：他對二姐原是很有意思的，可是二姐似乎嫌他窮，不歡喜他。

老娘：窮不窮我倒不放在心上的，張華那小子要不是潑皮沒出息，我也不會答應退掉這門親事的。

三姐：可不是麼！一個人窮些怕什麼！只要這個人有希望我想決不會窮一輩子的。
老娘：想不到你這樣小小一點年紀，竟有這見識！

三姐：媽別挖苦我啦！（稍停）二姐可不這樣想，所以她情願嫁給賈璉。

老娘：可是賈璉這人，看去倒也挺能幹的。

三姐：能幹是能幹的，可是他家裏還有着老婆，而且這老婆是出名的鳳辣子，我怕往後的難關還多哩！

老娘：我也何嘗不知道！只是二因一心向着他，我對她說的話她那裏聽的進！

三姐：反正這是她自己的事情，享福也好，吃苦也好，不管人家什麼事。

老娘：你二姐的事情已經做了，也不必再去說牠，現在你的事情，我倒着實替你擔心呢！

三姐：這也用不到媽擔心，俗話說的好，「一兩黃金一兩福」，要得到這一兩黃金，就得有一兩的福氣，沒有這福氣的，擔心又有什麼用？

老娘：可是這姓柳的是一個東闖西盪慣了的人，誰知道什麼時候轉來；再說，這還只是你一個人的思想，萬一他不樂意的時候，你豈不白白犧牲自己了麼？

三姐：（若有所思）是的，也許他不樂意！……二姐確實辜負了他一片深情，他原是一心向着二姐，可是二姐太不堅定了，竟會拋棄他和賈璉這寶貨好起來！媽，您說還是賈璉好，還是柳湘蓮好？

老娘：照你說，自然是柳湘蓮好了。

三姐：（撒嬌地）媽也打起我來，我可不依！

老娘：不管誰好誰壞，反正現在的生活總是賈璉供給咱們的……。

三姐：（打斷）媽，事情是要往遠一點子看的，像現在二姐這樣，究竟還沒有名分，萬一被他家裏的那一隻雌老虎探聽出來的時候，正不知有一場多大的禍事哩！媽，您不能把這裏當作安樂窩的，照我的意思，媽還得打點子心纔是正經！

老娘：你的意思要我怎樣？

三姐：照我說呀，媽得逼着賈璉把這事情向他家裏去弄個明白，他老婆答應便罷，要是萬一不答應的話，咱們有三條性命去和她拚！

老娘：你的意思我何嘗沒會想到，可是現在二因的心完全偏着賈璉，要她去向賈璉說怕也是白費的。

三姐：哼，二姐這人真是糊塗透頂了！眼光一點沒有，耳根子又是軟得要命，她要是想一味享現存的福，我怕她沒有這福份。這個時候，賈璉對她正在火熱頭上，提出來是容易辦到的，要是過這麼一年半載，看賈璉對她還有現在這麼好，到那時候，事情怕更難辦了！我不是故意要咒二姐，照二姐這副朝三暮四的心腸，我怕她得不到好結梢的。

（尤二姐上）

二姐：媽，您也在這裏，我聽三妹在說什麼好結梢不好結梢的？

老娘：沒有什麼，她在瞎扯吧了。

三姐：二姐，我是在說，你和賈璉太好了。

二姐：三妹你這話是甚麼意思？

三姐：我是說，咱們的感情要熱，咱們的頭腦還是要清爽一點的。

二姐：你是說我頭腦糊塗麼？

三姐：二姐，你想想，咱們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這現世寶沾污了去，也算無能！

而他家裏現放着一個極利害的女人，如今瞞着，自然是好的；倘或一旦她知道，豈肯干休？勢必有一場大鬧。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，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！

二姐：照你的意思怎麼辦呢？

三姐：我說你應該逼着賈璉，要他去求老太太答應，只要他老太太一答應，他的老婆也不敢怎樣了。況且他老婆是沒有生育過的，老太太也未見得不答應。我

做事情是喜歡明來明去，有道理大家說，怕什麼！

老娘：二因，三因的話倒是不錯的，像現在這樣偷偷摸摸，總不是一個了局。

二姐：媽，您老人家不知道，賈璉曾經答應過我？

老娘：他怎麼答應你？

二姐：他說……

老娘：怎麼說？

二姐：他說鳳姐兒的身體，一向不大好，怕長不了壽，只等她一死，便接我進去。

三姐：哼，虧你有這一副老實心腸！

二姐：你說他不會麼？

三姐：我告訴你：鳳姐兒死不死誰能做得了主！即使她現在身體不大好吧，也不見得就會死。即使果然死了，你相信他一定會接你進去麼？我說，你應得忖明白一點：賈璉娶的是你的年青和美貌，什麼傳種接代，你別聽他這一番鬼

話！他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，把姐姐拐來做二房，『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』，我倒偏要去會會那位鳳辣子看，看她是幾個腦袋，幾隻手！若大家好講和便吧，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，我有本事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！

老娘：三因的性子總是烈火似的，動不動就是拚命。我說，你的脾氣得好好兒改一點纔成！

三姐：媽，您老人家不知道，他們這種人都安着什麼心眼兒，像前回吃酒的事情，我要是不給他們破着沒臉皮，咱們不知要給他們欺侮得怎樣哩！

二姐：三姐，你這話也不免說得過分了。

三姐：哼，過分？一點也不過分！我年紀雖然沒姐姐大，可是這種人的心理我要比姐姐明白得多！

二姐：好了，好了，這些且不去說他，我倒要問問你：你現在認定非柳湘蓮不嫁，你這眼光可有自信？